

## 文獻真偽之考訂 ——以杜詩偽蘇注為例

侯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剛才在辦公室裡跟侯老師交談了幾句，使我想到了昨天我講的關於研究功力的培養，主要是就學術規範來說的，也就是做學術研究，在中國古典文學這個領域中，應該要注意哪些方面。當然有一層意思我沒有講，因為那一點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我們老師或者哪一個系能夠培養出來的——那就是對文學的感悟能力，對文學的欣賞接受的能力。這個東西培養也許有一點作用，但關鍵還是靠個人自己的閱讀。我有一個中學同學，他非常聰明，在理科的學習方面非常好，不管是數學或是物理、化學等等，一點即通，非常聰明，但他就是對文學毫無興趣，你把再好的文學作品給他，他沒有任何的欣喜、沒有愉悅感，因為他的天份不在這方面。我想對於這樣的人，應該是沒有辦法把他培養成一個文學研究者，他天性所長不在這裡。比如說大陸八十年代曾經成為一代人偶像的數學家陳景潤，他是解決數學難題哥德巴赫猜想的數學家，他除了數學什麼都不感興趣，更不要說文學了，對其他非數學的東西他也一概沒有興趣，視而不見，這樣的人物他是偏執型的一種人才。對我們研究文學的人

來說，當然首先你要喜愛文學，說實話，假如哪一個同學對文學並不熱愛，你讀文學史上的那些好作品，既沒有審美的愉悅感，也不受到任何感動，讀了以後無動於衷的話，那我覺得，趁早改行為好，你可以學習其他的學科，可以進修商科或者其他，也許你在那方面可以發展得很好，但你肯定不能做文學研究。你要是做文學研究，肯定會覺得非常痛苦，而且也走不遠。所以我們這個學科、從事我們這一行的人，應該要有這種能力，要有這種穎悟，你讀文學作品確實是受到感動了，覺得這個作品美、覺得這個作品感人，有了這樣的一種熱愛以後，你才能潛下心來研究，否則的話你會覺得這個學術研究非常枯燥，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你不會從中得到樂趣。但是這樣的一種能力，應該說不是我們老師所能培養的，這個是天份或者天性，所以大家只能說在平時的閱讀中注意、維護這種天性，讓他充分地發展，但是我們沒有辦法用什麼手段來訓練，讓一個原來不愛文學的人叫他愛文學，那豈不是很困難？所以我就沒有講這方面的內容。

下面就講我們今天的話題。今天著重要談一談昨天我已經談到過的，在我們需要培養的幾種功底之中有一類，也就是在文獻學方面，這一點特別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我們研究的對象、我們現在解讀的這個文本，他是一個歷史遺留的東西，他距離我們的時代太長遠了，傳到今天，我們要不加一番考證的話，就很難知道他的真偽、他殘缺的情況如何，我們也就沒有辦法開展下一步的工作，所以我們就特別重視這一步的工作。當然這一步相對於文本解讀、相對於藝術分析來說，會顯得枯燥乏味些，在臺灣的大學裡好像沒有這種學科劃分，在

大陸的大學，我們的教育部規定了很多學科的劃分，叫做「一級學科」、「二級學科」，所謂的「一級學科」在我們這一行就是「中國語言文學」，然後在「中國語言文學」下面又分成不同的方向，其中「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古典文獻學」是兩個不同的二級學科，這兩個學科是並列的，他們是同等地位。所以在我們研究生招生的時候，就會有這種其況：有的同學考進來以後，他是考進了中國古代文學這個學科，因為研究生招生是按照二級學科來招生，我們不能說招一個研究生他就是中國語言文學，他必須要明確到中國古代文學、或者中國現代文學、或者古代漢語等等，明確到這樣的二級學科。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我昨天跟貴系的老師一起吃飯、聊天，我也知道你們現在女同學是壓倒優勢，男同學是比較少，在中文系裡面。大陸慢慢也有這種情況，但還沒有這樣嚴重，我們的女生慢慢壓倒男生，在我們系裡是這樣，考試排名的話前五名基本上都給女同學獨占，不知道為什麼，男同學就是不善於考試，總是考不過女同學。這樣一來我們每年會有少數的推薦免試攻讀研究生的同學，這幾個學生特別優秀，不用考試，直接進入研究生階段。免試推薦上來幾乎都是女生，女生進入碩士生階段，我們當然也要給她分配學科了，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等等，好幾年都發生這樣的情況：有的同學被分配到中國古典文獻學以後，哭啊、流眼淚，找老師說我要換到中國古典文學那邊去，不願意學古典文獻學。因為她們有這樣的誤解：總覺得文獻學是比較枯燥乏味的，文學是比較有趣、適合自己的性情。所以都要求轉向，我們每次苦口婆心的反覆勸導她們，至少在南京大學

中文系，這兩個學科實際上是不分的，教育部把我們分開來，但實際上我們的教學、老師的研究工作都是不分的。這個不分的理由就在於，我們認定你要研究中國古典文學，要想研究較紮實的話，你必須在古典文獻上下很大的功夫，你不打好這個工夫、不打好這個基礎的話，你的文學研究根本研究不好，這兩者是必須兼顧的。當然，如果你只是從事古典文獻的研究，也可以自成一家的，可以成為很好的學者，但是從整體來看，那樣的研究工作就失去了一個目標，我們花了很大的辛苦來考訂文獻的真偽，究竟是為了什麼？所以作為一個學科來說，他還是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個基礎，為我們分析這個文本、解讀這個文本，提供一個真實的材料基礎。如果失去了後面這個工作，那麼前面的那個工作的意義就受到損害了。因此，我現在想要強調一下，實際上古典文獻學、或者我們傳統的叫作考據、校讎學，這一點跟我們的文學研究兩者是不可分的，他實際上是一個完整的學術工作的兩個步驟，一個是第一步、一個是第二步，兩者缺一不可。所以今天我這個題目就著重來講講文獻真偽的考訂問題。

說到文獻真偽考訂，如果我們只是強調他的重要性，在邏輯上講，我們希望我們面對的文本、要分析、解讀、探討的文本，要求他是真實的、要求他是可靠的，要求他是比較完整的，這個在邏輯上大家都不会反對、大家都承認這一點，沒有人會說我情願拿一個錯誤、虛假的文本來分析，不會的，因為這樣分析就沒有意義，所以大家都承認。那麼承認了這個前提以後，會有一些同學提出來：「怎麼做？」，大家看一看那些考據名家的工作，覺得很艱深，覺得這個工作不好

做，相當難，我們平時讀古書，好像很難發現問題、很難從懷疑入手，進而考證、甚至否認某一個文本的真實性，覺得比較難，不知該從哪裡做起。所以我今天講的內容就想著重講一講我們如何做這個工作。舉我自己從事過的工作為例子，我可能會講得更加清楚些。如果講其他人的工作，我是出於猜想的，有時候別人的論文我會猜想他是怎麼想的、怎麼考訂，但是你儘管覺得自己猜想得很準確，誰知道他其實到底是怎麼想的？昨天我介紹過的復旦大學陳尚君教授，考證《二十四詩品》真偽，我當面問過他怎麼想的，他告訴我，我就知道了。但是有一些古人，我不知道他怎麼想的，他又沒說，所以只能是猜想。所以我不以別人的研究為例子，而以自己的研究作為例證來講這個問題。我選了一個例子，就是杜詩的偽蘇注的問題，剛才侯雅文老師已經告訴大家，這篇文章實際上我是一九九一年寫的，當時已經發表了。我現在不是講我的結論，而是講我在做那個工作的時候的一個思路，就是我具體從哪些方面、用什麼辦法來完成這個工作。

梁啟超在一本歷史學教材叫做《歷史研究法》這本書中說怎麼研究歷史，他裡面特別說到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歷史上偽書很多，有好多東西、好多作品不是真實的，說是誰寫的，實際上是托名這個人寫的，作者實際上不是那個人，而是年代晚一點的其他人。古人在學術上的作為，跟我們今人正好相反，我們今人是很多人把別人的東西抄來，署上自己的名字，說這是我寫的。古人相反，古人寫了東西，署上別人的名字，說這是別人寫的，不是我寫的，他為什麼這樣做？比如說我們現在讀《老》、《莊》、《列子》，我們現在讀到的《列子》

一般來說是「偽《列子》」，他不是列禦寇寫的，他是晉朝人張載寫的，他寫了以後署上列禦寇的名字，說是列禦寇寫的。古人為什麼這樣做？可能古人太熱愛自己的作品了，他寫了一個作品、一個文本以後，非常喜歡，希望這個東西能夠傳世，可是覺得自己的名聲不夠大，我這個文本可能人家不夠重視，所以嫁名於非常有名的前人身上，說這是某某大人物寫的，這樣這個文本就隨之而傳世，所以他真是熱愛這個文本，他自己的名字、本人作者真正的名字淹沒了也在所不辭，甚至作偽，說是古人寫的。那麼今人剛好相反，今人為了名、為了利，臺灣學界可能好一點，因為臺灣的審查制度比較嚴格一點，大陸學界現在是抄襲成風，很多人在網路上下載，改字又方便，用電腦寫的話，半小時就搞定一篇論文了，把別人的文字拼拼湊湊，剪貼一下，這種風氣非常重。所以所有事情都會改變的，怎麼會從古人自己寫了署上別人的名字，到現代拿了別人的東西寫上自己的名字？不管怎麼說、不管哪個方向，這種風氣造成了一些偽文本，我們說偽文本並不是這個文本本身是假的，文本本身當然無論真假，每一個文本放在我們前面，只要他是白紙黑字，他必然是真的。我們所說他是偽的，就在於這個文本不是他所署的那個作者的文本。假如我們現在發現了一首李白詩，然後我們通過考證，證明他不是李白詩，他是明朝、清朝某個人寫的，嫁名於李白，這首詩當然存在，我們看得到他，但是問題是他不是李白寫的，你把他作為李白詩來處理，他就是一個偽的文本。今天我說的文獻真偽之考訂，實際上都是在這層意義上來說。就是說他署了某人的名字，但實際上不是這個人寫的。由於這種偽文本的形

成，他有虛假的作者名字，就會引導我們有虛假的結論推出來，你如果上當、你如果以偽為真，以為這個文本就是所署名的那個人作的，那麼你下面整個的分析、整個的理論，都會發生錯誤。所以主要是講講這個問題。下面就講到我們今天要講的，杜詩的偽蘇注。

前人關於杜詩的注釋有一句話、或者說一個名詞，叫作「千家注杜」，從南宋就開始有這個名詞，所謂「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韓」，就是為杜詩作注解的有一千家、一千個人為之作過注解，而韓愈的古文有五百個人注解，叫「五百家注韓」。當然這兩個名詞在提出來的那個時刻，都是誇張的。實際上在南宋時候，並沒有真正一千家為杜詩作注解。但是應該有很多，這是毫無疑問的。也許可以說在中國文學史上，就一個詩人的作品的注家人數，杜甫是首屈一指的，我們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詩人的注家有杜詩這麼多。在杜詩的種種注本中，流傳至今的重要注本還有好幾十種，這裡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這麼多的注本我們讀什麼？哪幾種是真正有價值、有意義的？當然對一般的讀者來說，如果你不準備專門研究杜詩，你僅僅想稍微瞭解一下，那麼我的意見是，只要讀一種清朝的注就行了，你在清朝人的杜詩注解中間選擇一種。假如你特別關注杜詩的寫作背景，特別關注杜甫那些詩篇是在什麼時空背景下寫的，他的這首詩有沒有針對性？有沒有針對當時的朝廷、國家的事件？你關注這些的話，那麼我覺得讀錢謙益的注解就夠了，他的注這方面是做得最好的。假如你特別關注一些典故、一些名詞、一些掌故的出處，那麼你讀朱鶴齡的注解是比較好的。我在政大的第四講會講到了錢注和朱注的關係問題。當然如果你想讀

一本書來比較全面的瞭解杜詩的注釋情況，讀了一本書以後把各家的注釋都有一點涉及，那麼最好是讀仇兆鰲的注。假如你時間不太多，不想花太多的時間來讀，因為仇注的篇幅比較大，你想讀比較簡明一些的，那麼讀楊倫的注比較好，楊倫的注釋最簡潔。當然，假如你說我就想切入杜詩的核心，就想從跟古人的心靈碰撞這個角度來讀杜詩，瞭解一下杜甫在創作時候的心態如何、他的情感內蘊如何？那麼最好的注本也許是浦起龍的注本。我們讀杜詩會從各種角度來讀他，我們會選擇不同的注本，但對一個以研究杜詩為目標的人來說，或者說我想比較完整的瞭解一下「杜詩學」的發展過程，杜詩從產生以後，歷代人怎麼研究他、怎麼評論他，要做一個鳥瞰式的瞭解，那麼你就應該兼顧各種注本。兼顧各種注本，你的閱讀量就非常大了，除了清朝人的重要注本以外，我們還必須要回溯到宋朝人的注本。

一個日本學人叫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是日本的中國古典文學專家，他大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那時候中國大陸剛剛改革開放，以前我們是國門不開，那時候剛開。吉川幸次郎就到大陸來訪問了，因為他一輩子研究杜甫，但他沒有到杜甫生活過的地方來過，我一向是對日本人不抱好感，這也影響了我對日本學者的態度，我跟日本學者也交往，但跟他們很難建立起親密的關係，吉川幸次郎是個例外。我沒有見過他，他到中國時我剛讀研究生，但是我對他比較有好感，因為我聽在河南的朋友說，吉川幸次郎第一次到中國來，他一心要到杜甫的家鄉鞏縣，杜甫的陵園也在那裡，他想要到那裡去朝聖、去朝拜杜甫。他在日本就用白布專門做了一件長袍，他自己認為這是唐朝



人的禮服，他就帶著那件禮服，想到了那裡以後穿上那件禮服，向杜甫的墳墓行禮。沒想到那時候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程度還不夠高，外國人、外賓只許到省會城市，他走到了鄭州，地方政府就不讓他去鞏縣了，說外國人不許到那邊去，他非常遺憾，沒走到那裡去，後來他回國不久大概就過世了，也沒有實現這個遺願。由於熱愛杜甫，所以我聽說了吉川幸次郎的這個事情以後，就對他頗抱好感，覺得因為這個學者親近我們的詩聖，跟他有一種親近感。但是這裡不是要講這個，我這裡要講吉川幸次郎的一句話，因為那次訪華的時候，他訪問了北京大學，他在北京大學作了一個學術演講，裡面講到杜甫研究，他有一句話：「應該要特別重視宋朝人的杜詩注本。」當時他的演講並沒有全文發表，但是大陸的報紙報導了他演講的消息，也提到了這句話。我的老師程千帆先生看了報導以後，就非常的讚賞，說吉川是個內行，這句話說得非常內行。這裡大家也許聽出來什麼問題，就是我剛剛向大家介紹，假如你讀杜詩注本，準備花比較少的時間讀一下子的話，我介紹推薦的全部是清朝人的注本，因為注釋之學一般來說是後來居上，因為後出的注家他可以看到前代所有的注家，而且中國古代的注釋一般都是集注的方式，他是有權力、有可能把前人注釋好的意見都吸收進來，所以一般是後來居上，就是在總體水準上來說，清朝人的杜詩注肯定是超越了宋朝人的杜詩注。但是問題是我們的學術研究、古典文學的研究，經常要追本溯源，你不追本溯源、不追溯到學術的源頭，很多問題會說不清楚，這我在講第四講的時候還會具體的談到這個問題。所以我們真正要想對杜甫的詩歌做一個比較好的

瞭解，要瞭解一下我們對杜甫的認識、對杜甫詩的注釋怎麼會一代一代的進步，這個學術的積累、發展是怎麼形成的？那麼我們必然要回溯到宋代，中間的明代、元代基本上可以跳過去，元代、明代沒有重要的杜詩注本，雖然也有《杜詩通》等等，但是不夠重要。最重要的是兩個時代，一個是清朝，再往前推就是宋代，主要是南宋。所以吉川幸次郎說的這個話確實非常有道理，下面我要講的這個杜詩偽蘇注實際上就是一個宋代杜詩學中出現過的一個問題。

所謂的偽蘇注，他的「偽」是針對「蘇」而說的，注本身當然無所謂偽啦，注就是一種注解，就是注杜甫的詩。他所以說是「偽蘇」，就在於他是托名於蘇東坡的，我們都知道作偽者有一種心態，我剛才說了古人為什麼作偽、他怎麼作偽，就是寫了一個文本以後，嫁名予一個更有名的人物，由於大眾都崇拜名人的原因，這個文本一旦依附於某個名人，地位就提高了、影響也比較大了。所以偽蘇注就依托於蘇東坡，大家當然知道東坡的名聲，東坡自從二十二歲參加科舉考試，寫出那篇〈刑賞忠厚之至論〉以後，就震懾了文壇，他的名聲在北宋後期不管是在文壇、詩壇、詞壇乃至書壇、畫壇上面，都是名震一時的。這麼一個天才型的人物，任何東西只要跟東坡掛上勾，影響就擴大了，只要說是東坡寫的，大家就一定會來看一看。所以偽蘇注這個文本就是假托於東坡的。東坡其人一方面是一個文藝創作的天才，他同時也是一個文藝批評方面的天才，東坡說的很多話，是零星的、隻言片語的，幾乎成為我們文學批評史上重要的定論，或者是一個重要的觀點。他評價孟郊跟賈島，說四個字「郊寒島瘦」，我想來

想去，我們現代要用其他的話來評價孟郊和賈島，都很難找到比這個「寒」跟「瘦」更貼切的字。當然我們現在的學術規範不一樣，現在假如哪個學校研究生考試出一個題目，叫你評價賈島和孟郊，你不能拿四個字說「郊寒島瘦」，那肯定不行的，老師不會給你很高的分數。但是假如說蘇東坡沒有說過這四個字，你第一個來說出這四個字，我覺得應該給他滿分、給他加分，你太了不起了，你用四個字就把他們說清楚了。所以東坡他是一個批評的天才，我們想想宋代的很多關於前代文學家的一些評論、一些論定，像陶淵明，要沒有東坡，陶淵明在詩歌史上的地位不可能這麼高，不可能被後代認定為八代第一大詩人，因為在陶淵明那個時代，一直到唐代，很多人都認為謝靈運比他高、曹子建比他高等等。沒想到陶淵明是最高的，是東坡出來振臂一呼，確認了陶淵明在詩歌史上的地位。所以到後來產生了這樣的情況，東坡的朋友黃山谷曾經說過，天下的年輕人寫了作品，都希望得到東坡的肯定，所以有無數的人拿了作品去給東坡看，希望得到他的一聲讚揚，他一聲讚揚就如登龍門。黃山谷說蘇東坡鑑賞能力太強了，說年輕人拿了作品去給他看，一個作品拿到他手裡，東坡根本不用看，他用鼻子一嗅，就知道你這個作品是寫到何等水準。那麼這樣的一個人物，我想在有人要把一個杜詩的注解找個名人來偽托的時候，東坡成為首選。偽蘇注不是我發現的，偽蘇注南宋人就發現了，我下面會講到南宋有些人已經指出偽蘇注是偽的，並不是東坡真正作的注解，是別人作的注解，假託他的名字等等，甚至還舉了一些例子。但是我依然感覺到對於偽蘇注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下力氣把他搞清

楚，盡可能的弄清楚他的來龍去脈，為什麼在那個時候產生了這個偽蘇注？所以這樣一個已經被前人指出來，甚至已經被學界認定為一個偽文本的東西，我對他還是作了一番考述，下面是我的一些思路，怎麼考慮問題、怎麼入手的。

梁啟超在《歷史研究法》中說判定偽文本、判定偽書，他舉了好幾條方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一個文本我們怎麼會懷疑他是偽的呢？怎麼能判斷他是偽造的呢？最主要的是，這個文本他所偽托的時代，比如說盛唐李白的一首詩，他偽托的年代，跟他實際出現的年代，例如到明代才出現，明代以前沒有任何人提到，這兩個時代之間沒有任何人提到，這兩個時代之間距離愈長，愈值得懷疑，就是你說這個文本是很早的人寫的，那麼為什麼到很晚才出現？中間隔了這麼長時間，沒有人提到過他，從來沒有人看到過他、沒有人紀錄，這在邏輯上就非常可疑，當然，可疑不能就判定他有罪，就像我們懷疑某人犯罪，我們只是懷疑他，還要證據。但是懷疑是一個起點，偽蘇注當然已經被人判斷是偽的了，但我的思路還是從這方面出發，就是看看他真實出現的年代到底是什麼時候，當然，他的出現年代跟他所偽托的蘇東坡的年代相差並不太遠，但是還是有一點距離。

我們先交代一下杜詩的注的問題，我們說偽蘇注以前，我們先說一個偽王注，杜詩的偽注不僅有偽蘇注，先出現的是偽王注。王洙的《杜工部集》二十卷，我們今天看到的所有的杜詩版本，他的祖本都是一個，就是同源的，就是王洙的《杜工部集》二十卷。杜甫生前沒有像白居易那樣非常用心地保護自己的文集，白居易保護他的文集是

最花工夫的，他的文集是保留得非常好的。杜甫沒有，杜甫生遭動亂年代，顛沛流離，也沒有那個物質條件，所以杜甫身後的作品是散佚的，儘管有很多人傳抄，但沒有一個完整的集子留下來，所以到了中唐的時候，韓愈來回顧李白杜甫的時候，就非常惋惜的說，他們的作品遺留下來僅僅是一小部份，是「泰山一毫毛」，就是本來像一座泰山，現在留下來的像秋天的毫毛，非常少。這當然是誇張性的說法，表示李白杜甫的詩很多都亡佚了沒有留下來。這樣的情況一直維持到北宋。北宋人開始把杜甫視為詩聖，他們特別重視杜甫，所以就開始下比較大的力氣來整理、蒐集杜甫的作品，於是就出現王洙的《杜工部集》二十卷，當然這個書是我們現存一千多個杜甫詩集的一個祖本，不管是哪個集子都從這個祖本來，後來分化。王洙其人字原叔，是北宋前期人，這本《杜工部集》是在西元一零三九年編成的，但是王洙生前並沒有刊行，沒有刻成書，而是到了一零六九年由王琪刊行，王琪把這本書刻出來了，王琪當時在蘇州這個地方當地方官，他在那個地方刻出來了，地方誌有紀錄：「印萬本，士人爭買之。」他把這個書刻出來，印了一萬部，在當時的人口基數上面，印一萬本書都賣出去，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們知道現在的學術論著印個幾千本就差不多了。大陸現在寫新詩的人非常沮喪，他們辛辛苦苦寫一本詩集，印個一千本都無論如何賣不掉，所以有人諷刺那些寫新詩的人說，只有三個人讀過，他自己、印刷廠的工人，還有他的責任編輯，讀的人很少。當時杜甫的詩能夠印一萬本，說明整個社會對杜詩非常重視。自從王琪印了以後，《杜工部集》就流傳得比較廣了。我們現

在已經看不到王琪在一零六九年刻的這部《杜工部集》，但是我們能  
看到南宋紹興初年的翻刻本，這個書保存下來了，不全，但是大部分  
保存下來。所以一九五七年大陸的商務印書館，影印了宋本《杜工部  
集》，這個書不是原本，原本藏在北京國家圖書館裡，他是影印本，  
但是因為影印時候保留原貌，所以非常好看，宋刻本所謂的「字大墨  
精」，字非常大，用墨也好，有非常高的價值。我們關注到，在王洙  
的《杜工部集》中，所收錄的杜詩已經達到一千四百零五首，後來的  
注家反覆搜羅杜詩，又得到一些其他的杜詩，錢注到了一千四百二十  
三首，仇注到了一千四百三十九首，浦注最多，到了一千四百五十八  
首，後來陳尚君編《全唐詩補編》又補進去一首，也就是說現在我們  
知道的全部杜詩應該是一千四百五十九首，當然中間有二三十首是真  
偽莫定，有爭議的。不管怎麼說，假如去掉這二三十首，就跟王注本  
的一千四百零五首非常接近，也就是說王洙的功勞是在於他基本上把  
傳世的杜詩都搜全了，大家知道從中晚唐經過了五代的戰亂，杜詩一  
定散亂得不像樣子，王洙下了大力氣搜羅、校對，基本上搜全了，所  
以成為一千種杜詩本子的祖本。

現在我要講什麼呢？要講偽王注，王洙本是一個白文本，所謂白  
文本就是只有原文沒有注解，王洙做的工作就是搜集杜甫的作品，然  
後校對文本的詞語異同，把最好的一個選出來，但他沒有作注，他是  
一個白文的杜詩集子。但是後代很多的杜詩注中間都能看到引王注，  
都是「王原叔曰」，就是說關於這首杜詩王洙說什麼，很多人引。這  
種注解，後代的注本中一般就稱他為「王注」或者「王原叔注」，但

是我們現在稱他為「偽王注」，就在於他是偽造的，他不是王洙作的。我們有什麼理由這樣看？實際上很簡單，就在於西元一零六九年，王琪第一次刊刻王原叔的《杜工部集》的時候，有一個後記，這個後記裡面說得很清楚：「如原叔之能文稱於世，止作記於後。」他是針對王原叔的《杜工部集》來說，他說王原叔是一個文化水準、文學水準很高的一個人，他是參加編纂《叢文總目》的人，但是他收集了杜詩、編成了這部《杜工部集》以後，他並沒有作注解，他僅僅在全書最後寫了一篇記，這篇記是交代他怎麼編這本書，他沒有為杜詩作過注解。所以既然第一次刊刻的、王洙身後刊刻的這部書裡面已經交代了王洙沒有作過注，那麼後人又從什麼地方找來王洙的注？沒有來源，所以後人所說的王原叔注應該都是偽造的，都是南北宋時期的其他人偽造的、偽托王注，所以我們稱他為「偽王注」。

「偽蘇注」的情況跟「偽王注」是類似的，但是不同的在於，「偽王注」的數目很少，我們統計下來的條數很少、不多的，他的影響也沒有那麼大。而偽蘇注非常多，偽蘇注前後有三千多條，一千多首詩有三千多條注釋，平均每一首有三到兩條注，注釋的條目數很多。同時他偽造的手段又非常拙劣，或者說態度非常惡劣、胡編亂造，亂說一通。所以偽王注引起的危害是比較小的，而偽蘇注對對後代學者的研究的影響、遺害就相當大，因此要把他搞清楚。那麼我是怎麼來探討這個偽蘇注的年代和蘇東坡實際的年代的一個差距？當然我們首先注意到作偽蘇注的人，因為他要作偽，他還是下了一點功夫，他還是用了一點心思，譬如說，在偽蘇注的序言中他是這樣說的，他說這

些注解是哪裡來的呢？是東坡貶謫到海南島時，我，作注的人，也到海南島去了，向東坡請教，東坡告訴我的，我就把他記錄下來，共注釋了三千多條，所以這些意見都是東坡的意見。在這個序裡面，他說到：「東坡先生亦謫昌化。」昌化就是當時海南島的一個政區，昌化軍，宋代和州並列的一個行政區叫「軍」，特別重要、險要的地方不叫州、叫軍。這個昌化軍就是儋州，就是大家常說的東坡最後一個貶謫的地點，他以前叫儋州，到了神宗年間改名叫昌化軍。偽蘇注的序裏說到了這個事情，東坡被貶去的時候也確實叫昌化軍，那麼問題是這個作注的人肯定是知道這件事情，因為如果東坡還沒有貶到海南島，他怎麼會知道、編造出這個來。我們就知道東坡貶海南島、貶儋州的時間是明確的，是西元一零九七年，四月朝廷下達詔命，然後六月份他渡海，七月二日到了儋州。所以這個偽蘇注從邏輯上來看，他知道、聽說過前人發生過這件事情，所以他可以偽托給東坡。

他在具體的注的條文中間，也精心的編造了一些謊話，作出好像是聽東坡所說的樣子。《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三有這樣一個材料，有一首詩〈立春〉，偽蘇注裡有這樣的文字，以東坡的口吻說的、東坡是第一人稱，「予寓惠州，適值春日，書示翟夫子。」就是我居住在惠州這個地方，正好在春天讀杜甫這首〈立春〉的詩，我就把我的意見寫下來給一個姓翟的先生看，這個翟夫子還真的確有其人，這個人我們知道他的名字叫翟逢亨，他沒有作過任何事情值得記錄，宋史也沒傳，其他任何材料也沒傳，翟逢亨做過的唯一有紀錄的、我們後人得以知其名的事情就是他曾經做過東坡的鄰居，他是名人的鄰居，



自己也有名了。因為東坡在詩裡說過，東坡在惠州白鶴峰造了一個房子，他那裡有兩家鄰居，那個地方很荒僻，一共只有兩家鄰居，一家是個老太太，姓林，叫林行婆，還有一個就是姓翟的老先生，是個落第的老秀才，讀書人但沒有功名，他叫翟逢亨。因為在下面一首東坡的詩〈白鶴峰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寫到「林家行婆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說到這兩個人。不知道臺灣的房地產上有沒有這種習慣，大陸的房地產商經常推出一個樓盤就說「有某某名人住在這裡，住這裡就跟名人做鄰居」等等，還是有點好處，翟逢亨跟東坡做過鄰居，就名垂青史，至少我現在知道他，要不然不可能知道當時北宋末年在惠州有這麼一個老書生叫翟逢亨。那麼問題是在偽蘇注裡，他還寫到了這個事情、寫到了這個翟夫子，所以我們可以判定作注的這個人是讀到了這首東坡詩，他對東坡的生平還作過一番研究，所以他把注文裡面有些情況往東坡身上套，說跟東坡有什麼關係，這樣比較像，是造假的一種手段。這個我們不管，我們下面就看看我是怎麼斷定這個偽蘇注出現的年代。

我有這樣一個邏輯上的思考，就是我們先看他的上限是什麼時候，偽蘇注這個文本他出現的上限是什麼時候？當然上限就是一路往下推，我們限定東坡生前、東坡到海南島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個旅程。因為要是在這以後，作偽者就不知道這個事情。下面再看宋代的幾種詩話，這個詩話裡面有沒有提到？因為我有這樣一個考慮，就是假如偽蘇注這個文本是真的，他確實是東坡所說的，關於杜詩的一些意見，那麼這個意見一定會收到當時的人的詩話裡，因為剛剛說過，東

坡任何一句話大家都會非常關注。而他關於杜詩有三千多條的意見，人家不會不關注，在當時詩話中間一定會說到他。那麼我們考察一下東坡同時、稍晚的一些詩話。我們先看《王直方詩話》，這個詩話寫定的年代不可考，但是我們知道王直方是卒於西元一一零九年，他的卒年可考，所以他這本詩話肯定是在這年前面，而《王直方詩話》裡已經收到了偽王注，收到了杜詩的偽王洙注，但是沒有收偽蘇注，就是基本上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王直方沒有看到過偽蘇注，他那個時代偽蘇注這個文本還沒有出現。同樣我們往後推，在洪芻的一部詩話中間也是這樣，他也是說到了偽王注沒有說偽蘇注。再往下推，中間有的材料我就省掉了，然後王觀國的《學林》，成書於南宋紹興十二年，一一四二年，他也是收到偽王注沒有收偽蘇注。所以上限我們一路往下推，大致上會推到西元一一四二年，這以前都沒有出現過。那麼什麼時候第一次出現呢？出現了偽蘇注、或者人家提到了偽蘇注這個事情？應該是在下面這個趙次公的注，趙次公既注過東坡的詩、也注過杜甫的詩，在趙次公的杜詩注中間，他有說到這個偽蘇注的問題，他已經知道這是偽的了、這不是東坡說的，是別人說的。趙次公的杜詩注，他的成書年代現在經過大陸學者的考證，把他斷定為這樣的時段，哪一年我們沒有辦法考證那麼清楚，考證到紹興四年到十七年，就是西元一一三四年到一一四七年，前後有十三年，肯定在這十三年之間，不會超出這十三年的範圍。到這個時候，偽蘇注已經出現，那麼請大家對比一下上面這個年代，到西元一一四二年他還沒有出現，王觀國的《學林》還沒有知道，到一一三四到一一四七年

間他已經出現，所以我們又可以縮小為西元一一四二到一一四七，這樣子就基本上只有五年時間，當然還不是十分準確，但已經比較接近，就是偽蘇注大致上是這個時候出現的，也就是南宋初期，宋高宗紹興年間，大概在紹興十二年到十七年。這裡我要補充一點，就是在我們做這一類工作的時候，大家要非常注意一點，就是我們做考證工作，要證明一個事情，當然會找很多證據來證明，因為一條證據是不能證明，古人說「單證」、「孤證」是不能證明，我們要多找幾條來證明。問題是做考證實際上也是非常危險的，往往是正面證明你的論據的材料，你可能找到很多條，十條或者幾十條，而反面的證據，跟你這個論據相反的，能夠判斷你這個不成立的反證，不求多，只要一條就夠了，就是你要證明他成立你要很多條，孤證是不能成立的，但做為反證的、比較有利的反證，他只要一條就行了，有一條反證你就不能成立了。所以我們做這個工作就要非常細心，盡可能竭澤而漁的找材料，把有關的證據都找出來看一看有沒有反證，有反證的話你要推敲你這個結論能不能成立。

這裡有一條材料我要介紹一下，就是我們在找證據的時候還要避免這樣一種態度，有的時候因為當你自己推導出來或者推測出來一個結論的話，一般人都比較高興，終於找到一個結論、這個事情我有一個判斷，這個時候會產生一種心理，希望有更多的證據來證明我的結論，有了這個心理以後會產生這樣一種偏向，就是明明那個證據不是太可靠，但因為他對我的論點有利，我硬把他拿過來湊數，說還有一條證據，顯得我這個論點可能成立。這個時候千萬要注意，不要拿一

些不可靠的證據，因為你拿了以後表面上看你這篇文章寫得比較厚實，好多證據，但是別人來反駁你、推翻你這個論證的時候，找你這個證據中間的破綻，找出來反證只要有一條就行了，只要有破綻，你的論點就不能成立，所以就比較危險。所以這裡我補充一條材料，我當初差點被他騙了。胡子的《苕溪漁隱叢話》，《苕溪漁隱叢話》裡面有很多很多材料。《苕溪漁隱叢話》的前集中已經收到了偽蘇注，他已經指出來偽蘇注是「偽撰」，說「必好事者偽撰以誑世」，是編出來騙人的。那麼照一般的邏輯推論，《苕溪漁隱叢話》是哪年寫的？這個書成書於什麼時候？那麼我們就可以根據《苕溪漁隱叢話》來判斷偽蘇注的出現年代。《苕溪漁隱叢話》是有序言的，他的序言是紹興十八年寫的，西元一一四八年。我一開始看到這條材料的時候非常高興，為什麼高興呢？西元一一四八年，跟剛才說的趙次公注的下限西元一一四七年非常接近，一個是一一四七、一個是一一四八，只差一年，剛才我根據上面的材料已經推斷偽蘇注出現不會晚於西元一一四七，那麼《苕溪漁隱叢話》他序言又是西元一一四八年寫的，他也說到了偽蘇注，那麼這條材料對我有利，所以我可以利用。但是後來仔細考察，讀到其他先生的書，周本淳的《讀常見書劄記》，發現周本淳先生考證過，《苕溪漁隱叢話》是先寫序言後成書的，他寫序言的時候這個書還沒寫好，他寫了序言以後才開始寫書，這本書真正成書要晚很多，已經到了紹興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之間，大概是西元一一六一年或一一六二年，所以這條材料我就不能用。我一開始想用，覺得很好，可以跟趙次公注互相映證，只差一年，後來發現這點，就不能

用了。我的結論不一定成立，我是說一種思考的方法，就是大家以後在找證據證明自己的考證結果的時候要非常小心，如果這個材料不太可靠，情願不用，情願捨棄，因為一用的話對本人是不利的。以後別人來推翻你的結論，會攻你的破綻。這裡順便介紹一下，我引了周本淳的《讀常見書笥記》，周本淳是我的前輩，他在很小的學校任教，在我們江蘇省的淮陰師範學院，學校不是很有名的，他平生寫的書也不多，但是這些老先生的學問非常紮實。我們的前輩學者跟我們這一代學人有一點不一樣，他們經常是述而不作的，他們學問很好、讀書很多，但是不輕易寫文章，更不輕易著書。到了現代因為管理體制不一樣，在陳寅恪先生那個年代，陳寅恪到清華大學去做教授，校長問梁啟超先生：「這位陳先生有論文發表嗎？」他說：「沒有。」「有著作嗎？」「也沒有著作。」校長說他又沒有論文發表，也沒有著作，怎麼能推薦他來做清華大學的教授呢？梁啟超說：「雖然他沒有著作、論文發表，但是他的學問比我好幾倍。」校長就肯了。現在我們這體制就不可能了，你說你有一百個教授推薦，如果一個論文也沒有，肯定不錄用的。所以現在我們的學人變了，大家拼命的寫、拼命的發表，追求發表，這當然也是受西方影響，現在的學風變了。我們關注前輩學人的時候，你千萬不要因為說看這這個老先生好像沒有什麼著作，你就輕視他的學問，不一樣，他學問真好！周本淳先生這本書是非常小的一本書，但是他裡面對很多問題考得非常清楚，這個《苕溪漁隱叢話》就是紹興三十一年、三十二年寫完的，序言是先寫的等等，說得非常清楚，所以就給我一個幫助，使我避免了一個錯誤。

我把偽蘇注的出現年代搞清楚以後，就可以判斷他絕對不是蘇東坡寫的，因為蘇東坡的年代根本沒這個文本，以東坡之才名，當時要是這樣一個文本，怎麼可能不流傳呢？怎麼可能人家不來評論、引用呢？三千多條，所以絕對不可能，他絕對是一個偽文本。偽蘇注是偽文本，前人已經指出來了，南宋的嚴羽、《苕溪漁隱叢話》的胡子、趙次公都已經指出來了，但是他們沒有展開論證，古人不來證明這個東西，古人是判斷，說這是假的就完了，他不會寫一篇論文來證明他。而我現在做的工作，就是證明他是偽的。

那麼我們下面看，我們從文本出現年代判斷他為偽以後，我們還有另外一個角度來判斷他是偽文本，就是看他裡面所說的東西，看他的內容符不符合邏輯和事實，從內容來看，他可不可能是偽的？我們也可以斷定他是偽的。這裡先介紹一條材料，嚴羽的《滄浪詩話》，嚴羽也說到偽蘇注是偽的，不是蘇東坡作的。他有什麼根據？他有這樣一條根據，他說有一句詩：「楚岫千峰翠。」這句詩實際上不是杜詩，是一直附錄在杜詩中的，一個叫韋迢的人的詩，杜甫的詩集不管是哪種版本，裡面都有好幾首詩是當時跟杜甫唱和的人的詩，韋迢是杜甫晚年流落到湖南的時候拜訪過的一個人，他跟杜甫有唱和，所以這首詩附錄在裡面。偽蘇注的作者沒有仔細分辨，以為這也是杜詩，就把他一起注了一下，《滄浪詩話》指出了一條，偽蘇注是怎麼注「楚岫千峰翠」的呢？他說：「景差有一首詩叫做〈蘭台春望〉，裡面有兩句是「千峰楚岫翠，萬木郢城陰」，他說你看景差詩裡面已經寫過「千峰楚岫翠」，而現在這個杜詩把他改成「楚岫千峰翠」，所以肯定是用

景差的，就拿來注杜詩。我們都知道古人注詩有這樣的一種注法，一個是重典故，一個是重成語，還有一個是注跟這句詩有關的文本，就是這句詩從哪句詩變化而來的，所以這裡舉了景差的〈蘭台春望〉這首詩。嚴羽就說這是一個大破綻，就斷定不可能是蘇東坡作的，這是一個沒有學問的人作的，什麼道理？因為景差是什麼人？景差是戰國時代的辭賦作家，跟宋玉同時，景差那個時代怎麼可能寫五言詩呢？我們說五言詩最早起源於班固，一般認為是漢代，更何況這裡引的所謂的〈蘭台春望〉這兩句詩「千峰楚岫翠，萬木郢城陰」我們現在檢查一下平仄，「千峰楚岫翠」是平平仄仄仄，「萬木郢城陰」是仄仄仄平平，基本上合乎平仄格律，戰國時代的人怎麼可能寫出平仄合律的五言詩呢？這是非常荒謬的，這是絕對違背文學史規律的，所以這是一個不懂文學史的人、沒學問的人說的話、偽造的蘇注，所以嚴羽說這怎麼可能是蘇東坡說的，蘇東坡怎麼會這麼荒謬？所以斷定他是偽的。嚴羽是取一個例子說這個偽蘇注很可笑，這是偽的、沒有學問的人作的。我既然是全面的來研究這個偽蘇注這個偽文本，我還要看一些例子，看看他到底偽造的手段荒謬到什麼程度？或者我們怎麼判斷他是荒謬的、他是偽造的？

首先他注的典故出處，本身就是偽造的，他因為注不出來，就偽造一個出來，他反正不要交代出處，他就亂注。下面舉了幾個比較有趣的例子。保留在《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二裡面有一首詩叫〈立秋後題〉，這是杜詩，杜詩有一句「日月不相饒」，饒就是饒恕的意思，就是時光飛快的流逝、不饒恕我，這麼快就變老了，這是詩人最常有

的感嘆。下面就出現了偽蘇注了，偽蘇注引了一個典故，說晉朝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兒子王獻之，「覽鏡見髮」，照鏡子看到自己頭髮有點白了，「顧兒童曰：日月不相饒，村野之人二毛俱催矣。」說時間不饒人呀，我這個村野之人頭上都有黑頭髮和白頭髮，變成二毛了，催就是短、稀疏。二毛就是黑白相間。他這裡偽造了王獻之的這句話，我們首先查一查文獻，因為晉朝的文獻是有限的，就是《晉書》、《南史》、《北史》等等，我們查這些書，根本沒這條材料。從邏輯上來說，王獻之是什麼人？是南朝的王謝家庭，王家謝家，在我們南京有一條烏衣巷，這條巷一條街全是他們兩家住，高門貴族呀，這些高門貴族當時最愛炫耀的就是自己的門第之高貴，和一般人不一樣，他不可能說自己是「村野之人」，你打死他他也不肯承認，因為他以這個高貴的門第為驕傲。所以說自己是村野之人、長了二毛，這種話編得不像，絕對不像是王獻之說的。這是一個南宋的人，南宋的人已經沒有什麼門第觀念，他們覺得一個讀書人也可以稱自己是村野之人，完全可以，但是對於王獻之這樣的人來說是不可能的，所以這肯定是偽造的。

再舉一條也是偽造的。同樣是《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二，有一首〈春望〉，這首詩大家很熟悉，最後兩句「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我的白頭髮愈來愈短，我愁了以後就搔搔頭，白髮稀疏，連簪子都掛不住了。偽蘇注就注了，他說：「張茂先謂子曰：『利名系鎖，未遂山林之興。短髮搔白，渾不勝簪矣。史臣不載，何也？』」張茂先是張華，西晉有名的一個文人，也是當時的士大夫、文壇領袖，地位非常高，東吳滅亡以後，陸機、陸雲進長安，因為國家已經滅亡了，



他們到長安去，跟中原的士大夫發生衝突，南方跟北方兩個地方的知識份子互相不服，一連串的事情、很多對話都發生在張華家裡，因為張華是士大夫的領袖，大家都到他家裡去會客，在那裡見面。這裡引了張華一句話，說張華對他的兒子說，名疆利鎖鎖住了我，我沒能到山裡去隱居，我本來是想去隱居的，下面又說「短髮搔白，渾不勝簪矣」，我的短頭髮連簪子都掛不住了。請大家看「短髮搔白，渾不勝簪矣」，跟杜詩這兩句「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非常接近，假如真的是張華說過的話，那麼這個典故肯定是這兩句杜詩所用的典故，從語言、文字上都非常接近。問題是這條典故見於何處？他的文獻來源在哪裡？張華其人史料有限，晉朝人就這麼多史料，《晉書》、《世說新語》等等，唐朝人看到的書跟我們今天看到的書差不多，沒有其他書了。我們怎麼找也找不到這些材料，那麼這些材料是從哪裡來的呢？實際上也是偽蘇注偽造出來的，偽蘇注偽造之後自己心虛，所以後面加了一句「史臣不載，何也」，張華說了這麼重要的話，怎麼史書中沒有記載呢？請問偽蘇注的作者：史書不載，你怎麼知道？你從哪裡看到的？《晉書》中沒有記，《北史》、《南史》也沒有記，那麼你這個偽蘇注的作者距離張華的年代過了九百多年將近一千年，請問你怎麼知道？他是偽造的。

不幸的是，偽蘇注偽造的這些典故，因為他偽造得非常貼切，你看這個「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偽造了張華說過「短髮搔白，渾不勝簪矣」，這個注得太準確了，所以這種注釋往往騙過了很多人，大家人讀書的時候看杜甫的原文，又一看注文，兩者之間很有關係

呀，很吻合，所以就相信、誤解了。這種誤解不僅僅是騙過了古代的注家，從南宋開始一直到明代、清代，很多注本就引用了，一直騙到了我們當代的學者。下面我們舉一個臺灣的學者為例，戴文和先生。我七年以前到清華來客座，在新竹待了五個月，我拼命找臺灣同行的書讀，讀到了戴文和這本書，叫做《唐詩宋詩之爭研究》，這個題目非常好，唐詩宋詩的確是重要的文學史題目，他裡面就舉到這個例子，他說杜甫之作〈春望〉「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大家都不知道這個典故在哪裡，他說他的老師張夢機先生指出來是這個典故。張夢機先生我知道他是中央大學的前輩，我知道他是杜詩專家，我也知道他本人的詩寫得非常好，因為顏崑陽老師曾經給我看過他跟張夢機先生唱和的詩作。我曾經三次到過中央大學，但一直沒有見到張先生本人，本來我想向他請教關於杜詩的問題，但是好像老先生身體不好，一直沒見到他。這裡就問題來了，戴文和這本書裡就舉這個例子，說張先生學問好，說這個典故「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人家都不知道有什麼典故，因為在清人注本中間都沒有注，而張夢機先生告訴他，杜詩這裡實際上有個典故，這個典故就是張華說的這段話。所以戴文和先生說：「可知此一典故，連博學之注家也未注意到，更遑論一般讀者了。」我想戴先生是想要表揚他的老師張夢機先生的學問之好，但是我覺得實際上是從張夢機先生開始，一直到戴先生，都被偽蘇注騙了，因為這段文字是偽蘇注偽造出來的，張華哪裡說過這個話？根本沒有，而且我們知道這段話跟張華的生平根本不吻合，張華官做得非常大，一輩子都在做官，他哪裡有什麼「未遂山林之興」，

要去退休、要去隱居？沒這個事，他不可能說這個話，這個話也沒有任何來源。所以這個例子是典型的偽蘇注瞞過了後代學者、影響後代學者做出錯誤判斷的例子。

我舉了一個臺灣學人錯誤的例子，大家不要對我有意見，我馬上舉一個大陸的例子，我對兩岸是一視同仁。下面我們看一個影響了大陸學者的例子。在《杜詩分門集注》的卷十三，有一首詩叫〈空囊〉，就是空空的口袋，說我口袋裡沒錢，我很窮，寫了這樣的一首詩。這首詩最後兩句是：「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杜甫自嘲說我太窮了，口袋空空，但是一個錢都沒有，太難為情了，所以我在口袋裡留了一個銅錢在裡面，你不能說我一文不名，我口袋裡還有一錢，「留得一錢看」，口袋裡還有一錢看著，不是真正的空囊。偽蘇注又注了，他說這兩句有典故，是晉人阮孚的典故，說「晉阮孚山野自放，嗜酒，日持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但一錢看囊，庶免其羞澀。』」阮孚這個人喜歡在在山野裡面流浪，喜歡喝酒，天天拿著一黑布口袋，在紹興那裡遊玩。碰到客人問他：「你這個黑布口袋裡放著什麼呀？」阮孚就回答說「但一錢看囊，庶免其羞澀。」跟杜詩這兩句「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何等貼切，從表面上看，杜詩就是用這個典故的，這個典故太準確了，杜甫就是因為阮孚說過這個話，有過這個舉動，他寫詩才用這個典故。問題是這個注可信嗎？他是真實的嗎？他不是真實的。這個典故是徹頭徹尾的偽造的，因為我們知道阮孚其人，阮孚不是一個假的人物，他是一個歷史人物，《晉書》有傳，他是竹林七賢阮籍的孫子，在當時也是一個高官，身份很高的，而且阮

孚的生平有一個有名的典故在《晉書》裡面有記載，叫做「金貂換酒」，他喜歡喝酒，到酒店裡喝酒忘了帶錢，他就解下一個金貂來換錢，把一個非常華貴的裝飾品解下來換錢，非常的瀟灑，出手很大方，他怎麼可能拿一個黑布口袋裡放一個錢在哪裡遊玩？所以這個故事是徹頭徹尾的偽造出來的，完全不符合阮孚的生平。要判斷杜甫的這兩句詩「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根本就沒有什麼典故，實際上很簡單。從邏輯上來看，口袋裡面空無一物，只放一個錢的詩人有幾個？杜甫的窮困是歷史上少有的，我們甚至可以說杜甫的窮困是原創性的，他才可能原創性的寫出這樣描寫窘迫的句子，不可能有典故的。偽蘇注偽造這個阮孚的典故，是徹頭徹尾的偽造，他是一個反向的創造，他先讀到了杜詩，再造一個典故出來。不幸的是，這樣的偽造的文本、偽典故，同樣影響到我們現代學者，這個主要是影響了大陸學者。一九九零年出版的《漢語大辭典》，這可能是大陸目前規模最大的、比較常用的一本辭書，《漢語大辭典》第十一冊、九百一十三頁有這樣一個典故，叫「阮囊羞澀」。《漢語大辭典》裡解釋阮囊羞澀是什麼意思？就是引了這段偽蘇注，說晉人阮孚怎麼怎麼窮，口袋裡放了一文錢等等。我們再看一個更加重要的文本，就是山東大學的古典文學教研室的老師集體撰寫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零年版的《杜甫詩學》。這本書裡注了〈空囊〉這首詩，還是引了這個偽注，還是引了阮孚，他沒想到這個典故根本就是偽造出來的，就是偽蘇注偽造的，根本沒這個典故，你不能根據他來注杜詩。

所以我們看偽蘇注，儘管南宋的嚴羽已經指出來他是假的，已經舉了一個例子來判斷他是假的。實際上在嚴羽以前，胡子、趙次公他們也都把他判斷成偽文本、偽注，但是由於他注得太多了，三千多條散見於各書，所以一直流傳到後代，還有文人沒有加以分辨，上他的當，以為他裡面包含的典故是一個真的典故，信以為真，又用這個典故來理解杜詩、來解釋杜詩，這才產生了像阮囊羞澀這樣的偽成語。這個成語已經流行開來了，現在有人形容自己也說「我阮囊羞澀」，實際上阮孚哪裡有這個事情，這是偽蘇注偽造出來的。杜詩有〈空囊〉這首詩，但這個典故是偽造出來的。因此我想我們現在再花一點力氣來證明一下這個偽蘇注、來分析一下這個偽文本，來提醒大家注意這個問題，還是有必要的。這也是我所以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我的那篇文章已經判斷了偽蘇注的年代、我也判斷他是怎麼作偽的，為什麼說他作偽等等都說清楚了，我後來還寫了一點內容，從文獻真偽考訂的角度，我的工作做到這裡完成了，我覺得已經做得差不多了，除非你有別的證據來推翻我的結論，你說他是真的、就是蘇東坡作的，除非這樣，否則就不必再討論、就是這麼一回事。

但是我後來還有一些後續性的思考，後續性的思考是什麼呢？後來又想為什麼會出現偽蘇注？就是這樣一個注釋、三千多條，一個個的造偽文本、偽造典故來注釋，煞費苦心，然後又把他嫁到蘇東坡的名下來流行，他是為什麼？當時的社會怎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這反映了當時的學術界、文學界怎麼樣的一種風氣？所以我後來又沿著這方面做了一些後續性的思考。我考慮的大致上是這麼兩點，第一，這

跟宋人關於杜詩的認知有關，宋朝人從北宋開始，就有一種比較一致的觀點、認識，大家都認為杜甫寫詩是一定有出處的，有個人說杜詩是沒有兩個字沒有出處的，「無兩字無出處」，兩個字連在一起組成一個詞彙、組成一個連續的詞組，他一定有出處，一定在前代的典籍、詩文中間有出處。這種觀念發展到極端就變成了「無一字無出處」，說杜甫詩中每一個字都是有來歷的，都是有出處的。當然杜甫自己也說過「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他是以學力來寫詩，他學力非常深厚，書讀得很多，寫詩的時候多方面的向古人學習，從古人的詩文中間吸收養料，學習他們的措辭、典故、構句方法等等，是有這樣的情況。但是這種情況被宋人誇大到不合常理的程度，每一字都有來歷，每一字都有出處。產生了這樣的認識以後，既然大家認定杜詩是「無兩字無來歷」、「無一字無出處」，當然大家在試圖給杜詩作注解的時候，產生了一種困惑：你說都有來歷，那這兩個字是怎麼來的？像剛才舉的〈空囊〉這詩有什麼來歷？找不到出處，大家先認定他肯定有出處，情急之下就給他偽造出處。請大家看黃庭堅說的一句話：「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黃山谷說自己要創造一種語彙、一種修辭手法是非常困難的，杜甫寫詩、韓愈寫古文，他們是每字都有來歷，那麼為什麼我們現在看不出他們的來歷呢？這是我們讀書太少了，杜甫是有來歷的，是我們讀書少，不知道他的來歷在哪裡。這是誠實的想法，這個人比較誠實，不說假話，他看不出來歷就說我讀書太少，我學問不夠，所以我看不出來。學界也有一些不老實的人，他自己看

不出來，就偽造一個來歷，張華說什麼、王獻之說什麼，實際上沒有這個出處。偽蘇注當然是走極端了，這是這樣一種對杜詩的認識，所謂的「每一字都有來歷」所導致的一種結果，這是我考慮的第一點。

我思考的第二點是，我覺得這也是當時江西詩派「詩法」的一種影響。因為江西詩派的始祖黃山谷曾經說過一段話，就是所謂的「奪胎換骨，點鐵成金」，我的博士論文是江西詩派研究，我覺得裡面比較用力氣的就是對黃山谷這段話的解釋。就是黃山谷提出來，古詩寫得好的人太多了，好的東西都被古人寫完了，我們現在還要寫詩，該怎麼辦呢？我們要從古詩中找原料，對古人的好句子進行改造，他提出來的改造的方法就是「奪胎換骨，點鐵成金」，把古人的東西稍微改造一下，倒換一下語序、改變一下詞彙等等，變成一個新的東西來推陳出新，化臭腐為神奇。應該說黃山谷本人寫詩並不是這樣子，黃山谷本人的創作雖然也有大量的所謂「奪胎換骨，點鐵成金」的例子，但他的詩歌最有成就的一方面，是他的獨創性，黃山谷的詩風是獨創的，儘管我們可以不喜歡他，但你要承認他的獨創性。就獨創性而言、就個人風格的鮮明程度而言，他是超過蘇東坡的。我覺得黃山谷的書法也是一樣，黃山谷的字好認，一看就認出來這是山谷的字，東坡的字沒有那麼好認，他的個性沒那麼強，黃山谷成就不如東坡，但他個性很強。所以黃山谷提出這個方法實際上是為初學者指出的一條路子，就是你剛開始學寫詩的時候，你覺得有那麼多唐詩、那麼多漢魏六朝詩，好詩很多，你怎麼寫呢？你可以模仿古人，你可以把古人好的作品稍微改造一下。模仿實際上也是古人常用的一種手法，朱熹說

他學寫詩也是這樣，他是摹仿《文選》裡面的詩來改寫。這種說法，由於黃山谷後來被稱為江西詩派的始祖，他的影響非常大，特別是年輕的詩人非常喜歡跟在他後面，聽他的指導，學蘇東坡的人反而少，因為東坡難學，東坡是憑才氣，憑才氣的人難學，山谷憑學力，這個人好學，很多人學黃山谷，形成了江西詩派。江西詩派也有所謂的後進，一直延伸到南宋。在這樣的一種思潮中，有很多人就習慣了這種「奪胎換骨，點鐵成金」的辦法，就是把古人好的句子拿來改幾個字、倒換一下詞句，變成一個新的句子、變成一首新的作品，這種辦法也就成為偽蘇注偽造文本的一個手段。我剛才說了，嚴羽判斷他作偽，舉了兩個例子，本來杜詩說「楚岫千峰翠」，他說景差寫過了「千峰楚岫翠」，你看「千峰楚岫翠」到「楚岫千峰翠」，五個字都一樣，就是把詞序換了一下，把「千峰」和「楚岫」兩個的次序倒換一下，所以這是「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的觀念在偽造文本時的作法，他就這樣偽造了。當然偽蘇注實際上是一種「反向的點鐵成金」、「反向的奪胎換骨」，他是先看到了杜詩的文本、句子，反向的偽造他的出處、古人怎麼說的。由於邏輯上的關係，我們說他「點鐵成金」是一個反向的偽造，那麼必然的結果就是「點金成鐵」了，把一個好的文本經過改造，變成了一個比較糟糕的文本，因此偽蘇注裡說的這些古人的詩文大部分都是比較糟糕的。我下面舉了幾個例子，就不講了，大家自己看看，像「歸山獨鳥遲」這句，他偽造了一些古人的文本，都不通的，「歸林孤鳥遲」、「倦鳥山林遲」，為什麼會不通、不好呢？因為他是對杜詩進行了一個逆向的「點鐵成金」，變成了「點金成鐵」了。



杜詩本來比較好，他卻把杜詩變成了非常拗口、詰屈聱牙的句子。所以總地來說，偽蘇注是我們杜詩學史、或者說杜詩的注釋史上出現的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不但偽托蘇東坡的名字，而且還偽造典故、文本，所以是雙重的作偽。古人的其他文本，偽托一個古人，但文本本身是真實的、獨創性的，偽蘇注則連文本也是偽造的，偽造古人說什麼，再偽托在蘇東坡的身上，所以他就具有雙重偽造的性質，因此成為學術史上的非常惡劣的一個反例。大家剛才看到他反面的影響，甚至一直延伸到我們當今的學界，我們現在還有時候受到他的誤導，所以我想把這個東西作為一個文獻真偽考的比較典型的材料來說一說，也許在方法論上會有點啟發作用。我就講到這裡，跟昨天一樣，同學們有什麼要跟我討論，把時間開放給大家。